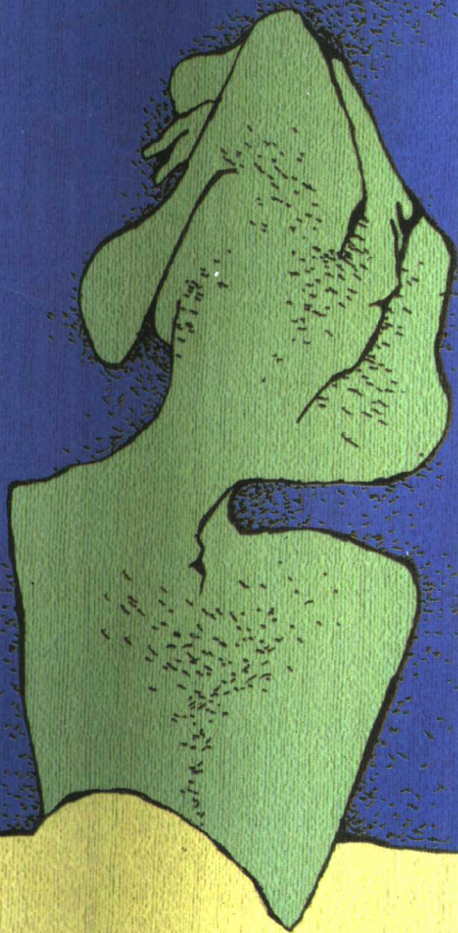


尘浮人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池长生 / 著



尘浮人世

池长生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策 划:华书中心

责任编辑:陈利保

封面设计:樊 迪

尘浮人世

池长生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华书中心电脑事业部排版

河北省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72 字数:315 千

1999 年 2 月第一版 1999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204-04685-4/I·873 定价:20.00 元

内 容 简 介

生存与信仰导致一段奇特的爱情！

将是 20 世纪中国人最大困惑惊心的披露！

桐柏山，有佛教七十二福地之称，一度高僧倍出，闻名遐迩。建国后，在破“四旧”运动中，桐柏山也和全国许多佛教圣地一样，遭到劫难，寺庙、佛像、法器皆被付之一炬，所有僧尼尽被赶下山去，被迫还俗。唯一例外是年仅 20 多岁的沙弥尼海英，顶着各种压力返回山上，不吃供奉，念佛苦修。然而，到了 80 年代初期，在此已修行 10 多年的比丘尼海英，与年仅 20 来岁并且小她一辈的小沙弥妙弘“一见钟情”，竟至结为“相好”，同吃同参，并结伴前往山西省终南山二龙洞寺结缘。时至隆冬，僧去庙空，大雪封山，饥寒交迫，二人终于冲破了“不淫思咒”，在此还俗圆房。小和尚妙弘甚至自断手指，向众僧尼谢罪。之后，他们回到妙弘的家乡生活。但是，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在家乡，乡亲们并不把“还俗”当回事，依然把他们当成和尚和尼姑，总在背后指指点点。妙弘的母亲和一些乡亲与还俗后仍然烧香念佛的媳妇海英格格不入。不久妙弘又卷入了一场“民告官”的官司之中……这里已容不下他们，无奈，他们只好重回桐柏山，希望在荒山野岭之中寻找到清静之地。但，桐柏山已不是过去的桐柏山了，僧尼们把这两个人视为眼里沙子。幸好被国营林场收留，二人作为护林员留在了山上。尽管如此，生活依然平静不了。面对周围山民和住寺僧尼的骚扰，再加上心情的压抑，最后两人又决然离婚。海英再次出家，带着女儿留在山上，继续苦修念佛；妙弘远走正定，开始了经营佛事用品的“不僧不俗”的“商人”生活……

第一部

她就是海英!

妙弘勾着头,照例先进庵内拜了佛菩萨,再勾着头走出来,合掌向海英问讯,并要再三地顶礼。按规矩,论资历,她应受之无愧地说声“一礼”就够了。但海英却弯下高高挑挑的腰肢,做了回敬礼。

“我叫妙弘,住桃花洞附近的沁水塘——”他正要继续自我介绍,却被一个小尼接二连三的惊奇声拦住了话头儿:

“你就是妙弘?大善知识,能见到你也算我修了好缘法!”

海英垂下显了发茬的光头,双手合十,念着佛忙进了庵。

“听石坝的海昌法师说,师兄不用三天就把早晚功课背熟了。还说你经典一看就通,敲打念唱一学即会。说你有善根,未来的大德。”

妙弘再把头压得更低一些问:“你是妙归?”

“是的,现在你是咱桐柏山上最年轻的沙弥,我是最年轻的沙弥尼。”

妙弘彬彬有礼地又问:“你师爷师父驾安?”

“我师爷上岁数了,在后边晒太阳,我师父上山了。我要不是腿疼也上山了。这一阵子不很疼了,来喊英师一起上山拾柴去。”

妙弘没有了话,眼光放到脚边,一块片石上垫着拜佛用的百衲碎布蒲团,一只小花猫儿半躺在上边,在暖阳下,伸着柔软的粉红薄舌,舔一阵掌,然后又用那掌一遍又一遍地洗脸儿,“不去

了，找英师是有一点事。师爷说，这秋末正是卖柴的好时候，你们在这儿经常卖柴，这儿的柴多离城又近，师爷就叫我上来跟您们结结缘，让英师找个地场，住一段时间好卖柴。”

海英正忙着烧开水，忙来到门口看着妙弘说：“你这样的大善知识来了好，不是有缘恐怕请也请不到。没地方住，我帮你在这斜对门再垒一间小茅庵，山上有石头，有——”她独自微笑又自我解嘲地接着说，“过去的文法们住过茅棚的多了，也照样开悟。”

“跟妙展他们住一起省事。”

海英说：“跟他住一起也行，随你的心。”

妙归一听急得直蹦脚：“阿弥陀佛，别和妙展住一块，妙展懒，啥也不想干。师兄还是住这边。”

海英回到灶门口，把烧出灶口的柴火往灶里推一推，再走到门口说：“进来坐，水就开了。”

“不喝了。我该下山回沁水塘，把被子搂过来。”妙弘说完，转身就要走。

妙归慌了，叫英师也怕来不及，忙使出孩子的本事，跑上前去，用小巧玲珑的身骨，拦住了窄窄的山道，一张圆脸儿，笑盈盈的像刚绽开的红白荷花。

妙弘未曾想到，自己会有缘来到这么一个境界之中。

从水濂洞开始上，十多里山路，像有人领着似的半步也没走错，好容易站在巅上的时候，他早已感到贴身的衲衣有些粘肉了。从眼下松林碧海里荡过来一阵微风，须臾，额头上的一层汗珠子随风而逝，贴身的地方渐渐有一种凉丝丝的意思和感觉。当他望见山坡下两凹交接处有一大碾盘时，心里说：师爷说的没错，这就是靳庄。这就是英师的道场。我很快就要见到早就很想见到的英师了。他顺着一条坡脊上的小道下到坡中，道又向坡边的两个凹分道了。他不知该下哪个凹了，隔着如麻的松林，

瞧两个凹都有石庵，也都有些麦苗子。师爷说一个凹住着海山、海环兄妹和妙展，还有一个贾居士和林场的人。另一个凹住着妙归爷孙三代和海英。正举足不定时，他听到一个甜甜的嫩嫩的声音在叫英师，循声往北边一瞄，只见一个十四五岁的沙弥尼正站在一片枯了的茅草坡下两处低矮的石庵前。一个陀尼，从前边的石庵里应声而出。

不用问，有缘。

妙弘被妙归拦着，只有进庵。海英说条件太差，没个座位，让他坐铺上。他瞅瞅铺，挺干净挺平整的，就圪蹴在铺边。别看这年月是七十年代中期，宗教信仰被当成封建迷信批得一塌糊涂，但在三宝弟子这里，戒律还是戒律。海英取出大瓷碗，去铺边，揭开既是面板又是缸帕儿的木板。她摸出一包白砂糖，藏的时间不会短，包装粗纸早润湿了。

妙归在此时悄然离去。“来，喝碗开水。”海英说。

妙弘忙站起来，探着腰双手捧过白瓷碗。

“糖不好化，拿着搅搅。”海英说着递过一双筷子。

妙弘腾出一只手，念了一声佛，忙接了筷子。他眼瞅着碗，再慢慢地圪蹴下去，生怕会泼出来，哪怕是一点一滴也不应该糟蹋掉。他瞅清了，溶化的已经溶化，还没有来得及溶化的足有半碗白砂糖，怕烫，他轻轻地吹了吹，吹起一碗的涟漪。他抿了一口，不是甜，倒成了一碗粘性的酸东西。他完全懂得，这是糖放得太多太多所致。他更懂得，这种酸性的东西，是有很强的渗透性和腐蚀性。他似乎有一种敏感，悄然如鼠贼头贼脑地从某一地方钻出来。阿弥陀佛，她是多年如一日的有名陀尼，不许对老修行生半点的妄心。不敢泼掉，更不敢品味，他以最快的速度一饮而尽。海英从门口走过来，问他是不是再喝一些。他忍不住抬起低垂的眼皮子，阿弥陀佛，海英也正在用眼专注他，慈悲他，温暖他，灼伤他。四目相碰的刹那，目光又急忙地各自调开了。

他连忙站起，走出石庵。

一只夜莺哇哇地穿山而过，留下一串躁动不安的刺激声于将尽的暮色里。这时的夜，把白昼所显现的一切都幻化得似有非有，似无非无，让人琢磨不定。妙弘没吃午饭，走几十里路赶回来，想吃夜饭，又觉得不饿，难道还是那碗糖茶的业力在起作用？那碗、那人、那眼，根根相通，尘尘相连，几大合和，犹如刚掘起的土井，不可堵塞地涌出浑沌沌的地下水来。找师父印根去。

“师父，教我一种不淫思的咒子，《楞严咒》最好。您说过，佛法未灭之前《楞严咒》先灭，因一切魔鬼最怕《楞严咒》。今晚，弟子身上可能有鬼，心也着魔了。”妙弘说罢，不觉热血上涌，要胀破脸皮。几年前，那时，也是在这间茅庵内，是怎样信誓旦旦地回答师父的。“第三，不淫思是沙弥戒，汝尽形寿能持否？”

“能持！”既然能受持，又为何而来要求师父传咒。来了就是了，师父了解弟子，从不爱隐瞒观点，有话直说，有利修行。印根不明白徒弟，于黑夜中不辞辛苦跑近十里山路匆匆而来，竟为这么一回事儿。他拨了拨灯的捻子，想瞅瞅徒弟的气色，怎奈风从门缝里吹进来，正好吹着放在香案上的灯，灯火飘忽不定，忽明忽暗。妙弘立在柴门边，多时不听师父严训，不免要抬眼瞅瞅师父的脸色。师父黑胡茬、黑脸膛上比平时多了几分凝重。

师父很缓和地说：“人从淫欲而生，故淫欲心最难制伏。如来令贪欲重者，作不净观。观之久久，则见色生厌。何用《楞严咒》？一切唯心造，魔、鬼都是你自己的心。你坐这铺上先念念《心经》。”

妙弘跟师父学过观像念佛、观灯念佛、观心念佛，不净观是什么法门，一时记不起来了。他只有上铺，盘好两条腿。腿可能是跑僵了，今晚分外不好盘，竟有些疼。疼也得盘，石坝的师爷说过，两条腿降服不了，其心就更加难以降服。他二目微闭，双

手平摊被上，轻声念起《心经》来。溪水在门外激响。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念到这里，妙弘突然不念了，不念心内又以自念：“妙弘！色空不异的色可不是女色的色，但是，女色也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这种现象自然也会衰老、朽灭、空无。既知是空，明知是空，为什么还让自己的感受、思想、行动、意识去相互折磨自己。怨谁？眼、耳、鼻、舌、身、意，有了这六根，才会有色、声、香、味、触、识之六尘。怨自己的眼根，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要不是我瞅她一眼，色尘从何而来？不净观法门，莫非也正是从眼界开始？”

风呼呼的，却奈何不了茅庵门口的那桩古树的根深蒂固。

印根盘坐铺上；和往日一样地使身体静置下来。但，内心无论如何也不能像往日那样去达到物我双忘的境界。他瞅着近在眼前的、只有二十岁的年轻徒弟，难免不操心他的未来。自古以来，出家的人多，还俗的也不少。绝大部分的还俗，千篇一律，缘起淫思。可是，他想想妙弘的过去，认为担心是多余。妙弘的父亲曾前后两次至桃花洞寻子。第二次，他的父亲直接找到印根，恳切希望当师父的配合父亲做儿子的工作，让他这个长子好回去成家立业。结果，妙弘一头撞在门口的古树上，并说，死也不回去，跟女人无缘。后来，为躲避家庭的纠缠不舍和迫于生活，他到沁水塘去开荒。今年春末，有一天他来此找师父，说是一个山下的姑娘，寻死寻到了沁水塘，他救了她，她就不走了。问师父该咋办。师父让他下山问问情况，始知那姑娘是洪一河公社的高中学生，是全校长得最好的女学生，一个年轻的教师爱上了她。事情露馅，全校鼎沸：她没脸再去学校，家长知道了，骂她、

打她，她就想一死了结。师父让他再下到山边，让放牛的孩子捎口信，让姑娘家的人上山把她叫回去。后来，尚庄的人在下边的下庄干活时见了他，都说他的徒弟是个真和尚。原来，那家人不见了闺女，急得乱找。听说在沁水塘，就忙去了那里。女儿不愿回家，想出家。那家人回去叫上来几个劳力，硬拖把她拖下了山。不两天，她又偷着跑到沁水塘不走了。那家人起了疑心，几个劳力一起动手去揍妙弘。那女中学生护住妙弘，她越护，家人越想狠狠地揍他。他的家人说，打死一个骚和尚怕什么。开始，妙弘一点也不怕，任他们打，自己只是念佛。后来，听到玷污他是骚和尚娃子时，火了，跳出了戒忍法门。来看他性起，抄起棒子向他猛扫。那女中学生一见，忙上前去拦，哎哟一声，打了个正着。妙弘急了，不管鼻血自流满面，抓起门口的柴棒，样子像斗红了眼的牛。一个人真的不要命，十个人也难抵挡。那群人被他一口气赶下了山，有两个，竟被他那要吞人的凶样给吓病了。他们一致肯定地说，那姑娘跟妙弘在沁水塘的棚子里同床睡过一夜，但小和尚根本不起意。他们谈的有滋有味的，真切到比亲眼见到过还要真切。

徒弟今晚突来，岂不是那姑娘又寻他来了。要我传他一种不淫思的咒子，难道他，已被那姑娘迷乱了自性。不会吧，照尚庄人所说，跟一个美貌的异性同眠一床，其自性洁白无染，其心性寂然不动，只有和尚，也只有他能够做到。那他的淫思如今又从何而来？印根百思不得其解。

夜深了，门口溪水的激流更响了。妙弘仍盘腿而坐在那里。一直到现在，只要深吸一口，那气息到了口腔里还是甜的，一直甜到心头，不注意，舌头舔到下嘴唇又是甜的，回味起来，海英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也都是甜的，尤其那一眼，更叫他甜得发酸，一直酸到了心底。师父吹了灯，让他休而息之。这一夜，他

难得休息那深入了如来藏识的甜之又酸的业力。……刚闭上眼睛，就胡跑起来……跑到大街上，他看见一个小和尚正不眨眼地盯着一个姑娘，问师父，那是什么？老和尚调头瞧，忙说：“是老虎！”回去的路上老和尚问小和尚在街上看到的最喜欢什么？小和尚说：“最喜欢老虎。”那老和尚刚要发作，他上前拦住了说：师父，我也喜欢老虎，我只喜欢一个老虎。”老和尚抓起铁戒尺就打：“败类，我徒弟从没见过姑娘才那般胡说，你总是见过姑娘也这般胡说，恕我无情……他又跑，跑得满头大汗，吓得无处躲藏，看见一片松林，钻进去……海英端一碗糖茶，喝下去是酸的……他又跑，什么在后边追上来，他跑不动了，看看是老虎，老虎张开血盆大口要活吞他……他刚要呼救，却见一个人站他面前，是观音大师来救我了？不是，是海英……他又跑，跑到哪里，她在后边追到哪里，怎么也跑不脱，再跑就跑不成了，海英脱光了衲衣紧紧地抱住了他……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女人的裸体，光滑滑的，他不敢挨，怕滑下去掉进地狱，可他心里酸酸的痒痒的又想挨着试一试……他瞅瞅，前后左右就他们俩人，他就胆大起来，脱去衣裤……海英扑上来，抱住了他扭成一团……他浑身激颤不止……猛地惊醒，他暗自气恼地说：“这是他龟孙的啥修行！今天真是魔气！”

在这个时间，海英已经睡了。她一般情况下，多遵守过午不食的戒律。今天下午也没有像往日那样去山上拾柴。妙弘走后，晌饭不觉又多吃了一碗，天又短，觉不到饿。本来该做晚课了，但她竟被一种微妙的兴奋折腾着，第一次忘了功课。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也没有忘过功课，也不会忘记。在大雪封门的时候，在拾完柴骨头要散架的时候，在八道河被关押起来的时候，都念念不忘。这已养成了一种自然的习惯，到了那个时间，不念喉眼会发痒，不念会觉得生命里少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几十年

来，每个晚上都没有忘，今天怎么会忘了。连花猫也忘记喂了。

海英睡不着，以为是忘了做功课。她就重新穿好尼衣，点着了灯，沐手披祖衣海青，刚要敲请菩萨鼓时，心想：妙归她们老早就做完了功课，这个时候，我再敲打念唱，他们将会怎样想。妙归会不会说我神经了。真要是神经了，别人不知道，妙归可能会想得到缘起。她把举起的鼓槌又悄悄地放回香案，铃子、木鱼、磬，又重新整理一遍。刚要脱海青，想了想，怕什么，修行人谁个会操那么多的心。她敲响了请菩萨鼓，鼓虽破，可鼓声不破。“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连续三称，自觉有些走调，恐怕让妙归的师父听到了——她不会听到，她聋。妙归的师爷可不聋。她压低了唱香赞的声音，大忏悔文、八十八佛、往生咒，很快地念完了，自叩铃，自打磬，鼓和木鱼也要敲，其声不乱，有板有眼，熟练自如，显示了她多年修炼的功夫。再睡，她想一定能睡着。怕睡不着，又念了一句“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

海英补完了晚课，心内舒坦了半截儿，可仍然是睡不着。今天，杲杲的秋末日子，被她私自赋予了特殊的纪念意义，她会把它珍藏于心间的。也正是这轮秋阳，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下子照彻了她生命中冰封着的极夜。从此，真菌也开始在那里诞生。曾有多少人来此，其中也不乏和尚，她都不愿结缘。人都说她倔。可妙弘第一次上来了，竟那么亲近，临走，非要他明天过来，不过来她就亲自去请，明天他会不会过来？会不会？不过来我能去请吗？吃、住怎样安排最合他意？

妙归今晚也有些反常。

往日，妙归喝一口能照见人的稀饭后，师父就让她学功课，她不学也可以。但是，师爷让她念佛她就不敢违背了。师爷曾给她一张纸，纸上是一百个小圆圈。师爷说过念一百声佛就划去一个圆圈，划圈的东西还必须是红珠，按规定每天划去一个

圈，把那一百个圈划完，她的腿疼病就会好了。她怕师爷，更怕腿疼，每晚上就要划去一个圈。今晚的晚饭后，她忘了念佛，倒没忘念一个师兄。她对师爷说，桃花洞那边今上午过来一个想落靳庄卖柴的和尚，叫妙弘，是印根法师的皈依弟子。师爷听到这消息后也高兴，说妙弘这名早就耳闻了，是了不起的三宝弟子，能见到他并和他住一起也算修了缘法。妙归见师爷高兴她就更高兴地拍巴掌，并说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么年轻的和尚，这年头见一个年轻和尚比见落地的星星还稀罕。那妙弘又那么了不起，就更稀罕和稀奇了。师爷打坐在铺上，见妙归有些得意忘形，就剌她一眼，说别忘了念佛。妙归一听让她念佛，就不敢再嘻嘻哈哈舞舞喳喳的了。她要睡，师父让她慢睡，乘松油木没着完，好再识几个字。妙归嫌冷，还是唏唏溜溜地钻进被窝。师爷的破被子在她的身边。师爷就打坐在她的头边，她不敢让自己再沉迷于师兄带来的喜悦之中，也不敢轻易去分心。她扭过圆圆的光光的小脑瓜，对师爷说：“姥姥！”

“咋喊，今儿个是咋了，喊错几回了。再喊错，叫你跪香。”

“我喜欢喊姥姥，我记不住，我没有喊错，你别叫我跪香了，我的腿疼病就是跪香跪的。我最怕师爷罚我跪香，我叫你师爷好了。”妙归带一种本能的扼制不住的要哭出来的颤音。这时，师爷主动问她有么事儿。她揉揉娇嫩的鼻翼，好一会儿才说：“师爷，你盘腿，我念佛，咱俩比比中不中？”

“中！”

她又侧过膀儿看看师爷。师爷端坐那里，眼闭着，一脸的老人斑在灯火里若隐若现，似有许多的因缘要在那里合和。

“你怎么不念？！”

“师爷，我在心里默念，念出声怕得你们做功。”

她早感到师父打坐在自己脚头，偷偷一瞅，师父眼也闭着，脸色蜡黄，像是疲惫不堪后睡死过去再也不会醒来。夜风吹动

四周的松林，发出一种低沉的涛声。松油木插在石墙缝中，火苗儿有些飘忽，恍若一个还未成熟的梦。师爷常说，称名念佛，不断念佛，吃饭念佛，睡瞌念佛，达到做梦也在念佛，这人的身体永远好，永远不生病。无量寿听师爷说是一本经，那上面可能全是教人念佛的，念了佛就无量寿了。师爷天天在念佛，师爷不能卖柴也不能拾柴，没事就念佛，她还真的达到了梦中还在念佛，有几次梦中念佛把妙归吵醒了。夜深了，风也紧了，能听到庵后的茅草在呼呼啦啦地乱响。小石庵不安起来，那庵上用来隔茅草的柴条子上挂着的黑灰吊子直掉在她的头上、脸上，她忙把头蒙起来。想睡，偏没有瞌睡儿。偏要想那念佛的法门。念佛没有一点灵验也不行，英师念佛就不一般，她越念越年轻，越念越有神通，越念越有力，英师是近四十岁的人了，跟母亲年纪差不多，跟母亲一比，英师活像个观音，母亲倒像个木头人。听昌师说英师可能是念佛、坐禅、节食，气脉贯通了，生理机能转化了，佛菩萨就给她教身了。这山凹里和那山凹的麦地，都是英师开的荒。听英师说半天只弄筛子大一片，挖一个树菟子就得一天。上山栽树的林场人，听说是海英硬挖出来的都不相信，都说一个快四十岁的老尼姑不会有那么大的力气，那不是一般人弄儿的。卖柴可是我亲眼见的，担担柴过秤都是一百三四十斤。不是念佛佛菩萨显了法力她哪来得那么大的力气，那么大的神通。师爷不盘腿了，把个支起来的床铺弄得吱吱扭扭地活动起来。她忙轻声念两句佛，再把头露出来，扒开枕头下压着的纸再用红珠划去一个圆圈，然后再压好纸，对姥姥说：“师爷，你比不过了。”

师爷用哑哑的嗓子问：“你又生妄念了，我觉得你今晚不一样。”

“没有没有。”

师爷这才欢喜地直念：

“乾陀诃提菩萨，常精进菩萨，菩萨摩诃萨……”

在海英石庵斜对门的坡凹边，妙弘只剩了一件半旧灰色衲衣，袖子挽得老高在那里搬石块儿。海英脱了袄却没舍得脱去那崭新的三开帽子，站那原有的石墙上，更显了高高朗朗的身段儿。妙弘不能再老勾着头了，石块递上去，海英接住，他要看她，她也要看他。即使不递石块不抬头的时候，那砌墙的熟练动作留在阳光里的影子如幻影般也老在他的眼前闪过来，手指也被她有意或无意地抓过来，直抓得他心里痒丝丝的。很快，都熟悉了，心也不跳了，脸也不红了。从未有过的微妙感觉和感受迫使他的本能暂不顾一切地去适应这种私自珍藏在心底的境界。原始的拘谨如一层秋霜早被这暖烘烘的太阳融化了。那小妙归也在下边跳来跳去的，找小石片儿当垫子，塞缝子，往墙上撮泥巴，和泥巴，活跃得如一只洗着澡儿的八哥，忙活得使她自己的圆脸蛋儿白里透红，红里再透出白来，那珠汗一刻也没有停滞，自然而然地从她脸上滑下来。海英让她到一边玩，别累坏了身子骨，她不讨好地说：“师兄回来了，你帮忙却不让我插手，这不是在给我造罪？我也要亲近亲近这大慧根么。”

妙弘忙摆摆手：“唉呀——您这样说可真是给我造罪了，我才出家几年，你们都是多年的修行，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

“噢！大善知识大慧根来向我们学习哩。”妙归开心得欢笑起来，笑声在山凹内飘来荡去。妙弘，一个年轻的小和尚在那气氛里呼吸的空气，竟感到带有一种这桐柏山上特有的熟透了的洋桃味。

妙归的师爷让妙归跟着师父下山卖柴去了，剩下妙归的师爷驼着背又在那庵门口捻着没完的数珠。坡那边凹里的海山、妙展也下去卖柴了，剩一个海环在那里同妙归的师爷一样地捻着数珠。

“今天该割茅草了。”

妙弘说：“妙归庵后就有一片茅草坡，到那里割吧。”

海英不同意，竟带着他往卖柴下山的路走去。他在后边心想：莫不是她有意避开那老尼吧。过了石碾盘，往东边坡一斜插，穿过一片松林，有一片齐腰深的山菊花才罢劲儿。山菊花前边是一片很开阔的茅草坡，妙弘确切地推测，坡那边就是靳庄。当他往东边的山脚下看时，一个不成形的山村在远处阳光的云烟中倒还有点神秘的魅力，那定是八道河，英师就是在那里显的神通。妙归说的没错。来靳庄时间不久，但他从妙归口里得知的已不算少了，国营林场设靳庄看护点的四周边界；她庵后的茅坡是前年一场火灾造成的；海英是1963年到石坝的，那时的水濂寺，里边住着另外一门的五荤和尚；海英带着她妙归三代从走马沟再转移到这山巅上的靳庄；海英的苦行和修行在这淮源县有口皆碑，县城内有五六十个独身老女儿大多都是斋公，是斋公都供养过海英，海英却从不愿受人供养，靠自己开荒、卖柴、卖炭，由于她身份特殊，名声又大，县城人都认识她，她去卖柴卖炭，买主都喜欢买她的，如此等等、等等，直把海英说成了神乎其神的观音菩萨。妙弘在胡思乱想，一割起草来就被她甩得老远。这时，他直起身，一手持镰，一手掐腰，瞧着已割到坡半腰的她，镰在手边翻飞闪光，身在丛密的茅草林里又似在半空中拨弄着云头，不禁脱口而出：

“好一个观音又转尘世娑婆世界。”

海英在上边，听到赞叹回眸一笑。这一笑，观音相好没了。观音从不笑，什么时候都是端庄、威严、令人肃然起敬。她这一笑含有俗情，回首一笑百媚生么。媚生什么，媚生欲、欲生淫、淫生诱。阿弥陀佛！罪过呀罪过，英师虽不是个菩萨，但也是个真正的修行人，是人就难免不笑，何况她的笑那么端庄，人家修行几十年了，有淫心还呆这儿受苦受难？分明是自己有淫心，自己没淫心怎知道英师有淫心，联想到喝糖茶的淫思，当晚的梦遗。